

元
秘
史
注

廷式案以本文
別勒古台言你
每云云也客扯
連亦自稱咱每
則也客扯連必
塔塔兒種也當
與卷一也客扯
連非一人故說
史特加塔塔兒
種人五字以示
區別未知然否
又案卷一忽
圖刺合罕與忽
蘭同爲台不勒
之子此語似誤

元朝祕史卷六

張氏影元槧本此卷
并入上卷爲卷五

成吉思旣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其議在先塔塔
兒有殺咱父親的讐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
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其議已定別勒古台出
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

前文卷一忽圖刺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
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
也客扯連兩箇奴婢爲把歹及乞失黎如此則非異
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天說

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

七月必已

卷六

漸西村舍

又按太祖既與親族共議如忽蘭之子則爲太祖之叔祖必在其議之列不必俟別勒古台告之也

按此文也各扯連亦在盡殺之內

三草飛身
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鬪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

答阿里台卽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文仍稱塔塔兒也客扯連蓋
秘史別嫌之甚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

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将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卽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卽以鄂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孃子共坐閒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俺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

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
蔑兒乞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

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
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
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卽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
音矣

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并他妻
子又擄了他二子并眾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
麼財物不曾與

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茂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

黑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孟祿可汗

時不亦魯

黑在兀魯

黑塔

黑的地面

此卽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閒汗名仍是

額魯特卽是塔
塔乃在兀魯
黑塔乃在兀魯
黑塔乃在兀魯
黑塔乃在兀魯
黑塔乃在兀魯

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譌爲厄魯特後分爲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犁爲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犁在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爲烏孫國地元爲阿勒穆爾地明初爲衛拉納地舊爲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擒達瓦齊伊犁平其後阿睦午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祕史此文稱兀魯塔卽

額魯特今伊犁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濱谿

黑

水行

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卽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索果克河卽此濱谿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爲乃蠻別部也

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

於漢書註曰
阿爾泰山謂曰
金山極高峻入
月雲馬廬度
阿爾泰越二千
里至密爾起斯
即今新衛斯
河又即秘史後
文之額兒的石
水也

阿勒台山即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
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
北縣互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
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
庫兒北即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
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朔方脩乘曰俄羅斯境內
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
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
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
居金山之陽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隴古河

今烏隆古河亦曰畏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
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別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別失
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
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
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
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
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
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
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

河注之又西南流爲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爲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卽祕史之兀龍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卽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

本紀作也的脫字魯

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溼朮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卽乞溼巴失對音然此水名

不可云野此卽西使記之乞則里八寺乃兀龍古河

所瀦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
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卽祕史之者別乞則里八海
卽此乞溼泐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瀦爲奇
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爲沙漠奇薩爾
巴思卽乞溼泐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
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
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
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
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
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卽海子赫色

勒巴什又卽乞溼泐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

撒卜刺黑

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刺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

之對音亦部長也

於巴亦荅刺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廝殺

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荅刺黑別勒赤列地面

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

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刺泄兀勒河起

去了

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刺泄兀勒即喀喇淖爾也西域

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
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
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按以地圖驗之玉罕從科布多
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
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
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
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
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

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
得其樂

帖木真是散歸告天雀兒

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
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
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
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
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
空投地伏於草中爾疋鷓鷓天鷓注大如鷓雀似鷓好
高飛作聲江東呼爲天鷓豈謂是與

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秃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譖著說

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眾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埏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

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

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垓兒當卽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

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按計量四言技術也

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

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朶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

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所居之土兀刺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

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刺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

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

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闕亦田之戰與不合黑魯欲以術致風雨者卽此忽圖

廷式按以歷史書法言之忽圖似非忽都合也且闕亦田之戰太祖方與王罕合兵而忽都利

在扎木合處此
文近溯云在王
罕處疑非一人
也

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

赤刺溫在王罕處

後文十一卷稱忽秃赤老溫者卽此赤刺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執伐蔑兒乞復駟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據此區子爲質蓋欲羈縻之以爲用使西并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白哈兒湖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東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

失數千里徒爲太祖供駟除耳淵獺叢鷗之喻不其

然歎

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順著薛涼格河至脫窟木地面而與其父黑脫阿

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爲太祖所致順著薛涼格

河走入巴兒忽真此爲合俄羅斯自哈爾胡後文九

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

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真脫

窟木地面爲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

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辭兀撒卜刺黑搶了
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
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此卽本書之孛幹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

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刺河曲辭吾等察知之乘其
不備襲擄其部眾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
與卜魯古觴其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
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

以往師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閒四傑到來救了。

本紀曰流矢中亦刺合馬膀幾爲所獲須臾四傑將至擊乃蠻走。

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

合刺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兒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

兀刺

卽土兀刺河

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

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其說

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

按寫書人於水
名則着水於
山名則着山於
此說字着山於
蓋土兀刺河
之山矣

獵若有人離閒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

元史紀曰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

豁眞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孛秃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眞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秃爲繼室按火臣別吉卽本紀之火阿眞伯姬又卽祕史之豁

真也李禿卽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錄曰成吉思
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真驚拽今嫁豹突駙馬按
阿真卽豁真驚拽卽別吉也豹突卽元史李脫又卽
祕史之不圖矣

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

本紀曰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尙帝女火阿真伯姬
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
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覷著不
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開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

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

斤按哲額兒哲
字七卷作折
又按客列兒三
字似是客額列

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客列兒卽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桑昆處讒說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
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
壇忽察兒說

捏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爲太祖
所削

訶額侖母的眾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
揚說

本紀曰荅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刺合說之曰我
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卽阿壇火察兒卽
忽察兒則荅力台似卽祕史之額不格真合兒塔阿

此類不特真即類
不干或也不干
自註謂老人山命
見語何也乃本也注
所傳之此抑即不也
也

元朝秘史 卷六

盡

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蒼力台卽祕史蒼里台乃
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蒼里台幹赤斤木卷
稱曰蒼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蒼阿里台且實從
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旣不對音又未達其稱謂之義
爲別一人或卽一人無可證也

他的手腳我與你拏脫幹鄰

勒說

脫幹鄰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
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
同去

猶云不管長是短橫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眾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

按察元兒別乞
即上文抄兒伯
娘之對也

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
但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
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

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
議媼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
華言許親酒也

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
十人來路閒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
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

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實了有

爲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秘史卷六

元朝祕史卷七

張氏影元本自此以下為卷六故卷數不同

成吉思聽了巴歹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

陰去處

卯山名溫卯處都山起卯今卯林移卯元與卯一音溫卯山音古松上

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

合刺合

勒

只惕節後文之合泐合河祕史凡言主惕

或只惕皆指海子合泐合卽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荅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刺真卽此

元明必史

卷七

一

漸西村舍

合刺合勒只矣

中閒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刺安不刺合惕地面塵起

忽刺安不刺合下文作忽刺安不兒合

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
問札木合道帖木眞處廝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
惕忙忽惕

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卽蒙古對音二部
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宋劉忠恕商
謀錄曰全
木名朱里真
契丹與宗真
名又曰女直
貞觀中赫
中國始開女
之名世居
江之東海
國志所謂
居長白山
水之源

那二種百姓能斲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
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王罕說那般呵教
咱只兒斤勇士合蒼吉衝他者

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卽朱里真之對音
宋人稱女真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
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
曰慮真避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勃海別族也卽此只兒斤矣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

前文五卷有秃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卽秃
別干也

其所以名董合
部者蓋住於董
哥澤也董樹澤
即統帶黎河也
詳本卷後文注
中

方南扉房

卷一

二

阿赤失倫幹鑿董合亦惕

董合本紀作董哀

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

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
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
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
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
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荅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
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成吉思知道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

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也

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廝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失命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

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荅兒落馬處立了。

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驩碑云公畏荅而公之曾孫始畏荅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易名屑塵約爲按荅帝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眾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塵請曰戰猶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鏿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塵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屑塵子世世歲賜勿

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元史畏荅兒
傳卽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荅兒卽忽亦勒荅
兒也屑壓卽辭禪兩字也曷刺真卽忽刺安也兀魯
一軍卽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卽主兒扯歹也只里吉
卽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絕卽後文十卷受孤
獨賞賜也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閒幹
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
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
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

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爲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刺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卽斂兵而退卽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眾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旣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斡殺處宿下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

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錄同又

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干太子卽缺列堅蒙韃脩錄曰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戴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孛羅忽勒

前文作孛羅兀勒卽元史博爾忽有傳

李幹兒出三人成吉思說幹闊台與中倚仗的字羅忽勒李幹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幹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李幹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迹來了

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茂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憩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
來時幹闊台孛羅忽勒疊騎著一個馬孛羅忽勒口上
帶著血因幹闊台頂上中箭孛羅忽勒將疑住的血唾
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幹闊
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說敵人
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刺安不兒合
惕地面去了

忽刺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刺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溽泐灰溼魯格泐只惕名
字的水入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故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蒼闌捏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爲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慳魯格勒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爲奇渥溫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蒼安蒼。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從王罕處來。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

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

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命說皇帝皇帝休休者

息怒之辭也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

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部亦鞋細種在

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

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

糞般取將來

王罕是時其勢尙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

強弱

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

回了。

成吉思自荅闐捏木兒格思地面

地在兀勒順著合泐

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

下文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泐合河乃今
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荅闐捏木兒格思其
地卽在河上

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
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

謂主兒扯歹及忽亦

勒

荅兒二人共領其半

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

勒

荅兒金瘡未曾痊可

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
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峒訥岫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卽此所云
幹兒訥岫山也

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

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
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有烏里順河自
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
面之正東布伊爾卽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卽合泐
合之對音也

有帖兒格等翁吉刺

帖兒格等翁吉刺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刺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

本紀宏吉刺部本與哈荅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倫及孛兒帖皆宏吉刺氏也

若不肯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刺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刺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

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
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卽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卽
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責於王罕按阿兒孩合
撒兒六字爲名札刺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雪格該者溫

卽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統格黎河卽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元朝祕史

卷七

九

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
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
不是有人離間謂衆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刺
阿訥岬的山行

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卽在土兀刺河
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峴訥岬
山亦以山稱訥岬此亦其例也忽刺卽虎忽刺乃土
兀刺之對音輟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卽虎
忽刺又可悟勺兒合勒崑卽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
兀河黑林矣

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開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語見六卷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轆一轆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

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轆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我豈不比一條轆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

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

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

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是時乃蠻主爲

搭陽父亦難察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

按古兒罕卽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旣非遼後

安得以西遼爲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

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刺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

女子忽札兀兒兀真兀真蒙古語娘子也

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

按脫黑脫阿之弟婦爲也速該所奪則蔑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解見卷五

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浯刺河邊黑林內

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刺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蔑兒乞擄去春碓蓋未遷

黑林以前事

與我父做安答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

宋王傳唐會要曰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舊長姓大賀氏分爲八部好與契丹死無服紀條風俗與突厥同耶律楚材集卷十二後古詩云後遊稱大石西城於龜茲自注大石林牙遼之宗臣耶律宗正

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爲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卽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刺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

是時之乃蠻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

乞塔卽契丹二字對音卽西遼葛兒罕耶律大石也

亦作大實契丹國志曰大實松牙林牙者官名猶中

真及歸帳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賀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收於隕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賀所得

不滿二十年克
西城數十國
民數萬里傳
主凡百餘年
尙文教廟
宗
廷式禁此古見
增當是直傳古
非大石矣此條
宜注人前卷攷
西遊事下

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

委兀卽畏吾兒河西卽上文合申解見前

窮乏了擠著五個羊刺著駝血喫騎著個瞎沙馬來因
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

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又科斂著養濟你

太祖紀又曰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
紺亨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茂里乞部人
所逼我請我兄辭徹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
有功於君二也案史文與祕史情事稍異

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
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卽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
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歷掠諸部羊
馬貨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間，令君饑者飽，瘠者肥。此
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
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爲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
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刺五部，如海東鷙鳥之於鵝雁，
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後又同追不亦魯

黑

古出古敦不亦魯

黑

故乃蠻部長

於拜荅刺黑別勒赤列地面

前文六卷作巴亦荅刺黑別勒赤兒

與可克辭兀撒小刺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
退走了那可克辭兀撒小刺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
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
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疋都
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

本紀曰及君爲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
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妬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阿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爲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慫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

捏坤太子印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

烈祖同母兄壇你父忽秃刺皇帝

前文作忽刺合罕

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

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

案撒察卽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辭扯別乞與台出

均合不

勒

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卽忽秃

黑

秃主兒乞

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

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

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

元明祕史

卷七

西

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真無帖木真呵便
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

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
罕所居本紀敘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母爲
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
客魯漣河兀刺河三河也

休教別人作營盤

王罕之

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爲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

卽六卷前文欲擄帖木真百姓者也

我喚你

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

卽屯必乃詳前察刺孩領忽

黑林在土拉河側
帖木真在河側
石河亦在

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爲叔父

二人原攜將來的奴婢名幹黑蒼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詔佞著與王罕

脫幹鄰勒欲擴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俗乾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

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即雪格該也稱者溫者蓋勇士

之意

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荅來只說脫

黑脫阿師翁

脫黑脫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

桑毘爲脫脫之師父也

續著羊回羊尾子行

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鞞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
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
俟羔能齧草駟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
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
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
頭似卽續著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卽回羊尾
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爲事猶人奪羊
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

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
元白湛淵有詠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
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廝殺爲頭的言語你必
勒格別乞脫朶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驕馬每放得肥蒼
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
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
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卽起去至巴

勒渚納海子行住了

此卽四卷所云荅闌巴

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旣遣

使於汪罕遂進兵虜宏吉刺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
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眾時汪罕形勢盛強
帝微弱勝敗未可知眾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
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卽祕史巴渚
納三字對音但祕史敘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溫都
兒山爲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
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實爲大敗且
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
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
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

爲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爲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潛兵來倉卒不爲備眾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珠爾河餼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納海卽龍居河也

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爲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爲發揮頗嫌漏略据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卽龍居河龍居河卽臚胸河對音臚胸河卽克魯倫異號此爲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爲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眾興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据克哩葉特

之眾其云克哩葉特卽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德大哈
屯卽孛兒帖兀真翁汗卽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
游呼倫貝爾卽幹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
亦卽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
班朱河又卽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
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爲呼倫
湖無疑也

那裏正遇著豁魯刺思種的搠幹思察罕等不曾廝殺
便投降了

前文四卷有豁羅刺的人辭赤兀兒來投太祖五卷

有豁羅刺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十一部落立札
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刺思皆一族也

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刺忽失的吉
惕忽里處來

忽里其官也名阿刺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
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與此阿刺忽失對
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
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
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卽
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

延海來也所以敘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夾攻而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爲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沱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

順額沱古涅河則下游爲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

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戶口內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卽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

宗以其子石刺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溫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磬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刺溫山肯忒山之支脈也

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

喜得王罕虛寶也本紀曰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

會於班朱尼河上卽其事也

商量著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荅兒

沼列歹卽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寧端察兒之妾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爲對音也

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者勒茂之弟也二人做合撒兒的

使臣去對王罕說用反開之策也

我兄弟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
不聽得夜閒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
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

本紀曰帝移軍幹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僞爲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旣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卽束手來歸矣

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著隨卽教主兒扯歹阿兒孩

卽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刪三字

兩個做頭哨去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合里兀蒼兒察忽兒罕卽察兀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

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荅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兒堅同合里兀荅兒等去。

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秃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荅兒快馬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秃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秃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合里兀荅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
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
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
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

前文六卷作者額兒溫都兒山

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
投降

本紀曰及至卽以二使爲向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
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部眾
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

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爲吾兒所誤

這厮殺中有合荅黑把阿秃兒名字的人

合荅黑卽前文之合荅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秃兒猶前文勇士也

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厮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荅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

使供忽亦勒荅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荅
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衛上使忽亦勒荅兒家得其
死力故也

因當初忽亦勒荅兒先說要廝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
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史畏荅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荅兒
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
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荅兒乃分只里吉實民
百戶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絕仍令收完忙兀人
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

哥爲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
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
封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

三朝秘史卷七